



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京部下

魏都賦魏曹操都鄴相州是也太沖賦三都

左太沖

劉淵林注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异乎交益之士孟子

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不



異也尚書堯典四岳曰異哉善曰漢書曰武帝置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

義曰盱張目也衡謂舉眉揚目也字蓋音有楚夏者土風

之乖也善曰孫卿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非天性

西楚也穎川南陽夏人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論語

相近習相遠也善曰周易曰辭有險易雖則生常固非

自得之謂也傳曰習實生常善曰孟子曰使自雖市南

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子子復翫德音以釋二

客競于辯囿者也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

辯者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夫泰極剖判造

化權輿稱引天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

造化道遙爾雅曰權輿始也劇秦美新序曰體兼晝夜

權輿天地未祛也班固漢書述曰彰其剖判

理包清濁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

下為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

而為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

危之竅也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潭而漁善曰漢書

箴曰交州荒裔水與蠻陬子夷落譯導而通鳥獸之氓

也陬落蠻夷之居處名也一名聚居為陬善曰廣雅曰

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漢書

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與禽獸無異毛萇詩傳曰氓

也民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不以邊陲為襟也易曰正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善曰喉衿以身及衣為喻也戰

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長世字毗者以道德為藩不以

聲類曰衿衣交領也

龍衣險為屏也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

敬問伯父說文曰毗田民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

為籬以仁義為藩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揚雄城門校尉

箴曰盤石唐芒襲險重而子大夫之賢者尚弗曾庶翼

固毛萇詩傳曰屏蔽也

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樂率貢職善曰言不曾與眾

威儀而附著於大中之道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

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尚書曰庶明

勵翼孔安國曰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帝命左

氏傳曰士會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莊子曰附麗不以

膠膝王弼周易注曰麗著也尚書曰皇極皇建其有極

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謂大道之中也又曰稟受也論

語比考識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又撰考識曰穿胸儋

耳莫不貢職漢書曰單于非正朔所加東觀漢記曰百

職蠻貢而徒務於詭隨匪人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

險棘善曰詭隨匪人言詭善隨惡同於匪人又自宴安

詭隨詭詭人之善隨民之惡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萇曰

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李陵書曰出征絕域漢書曰

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蔡邕樊陵碑繆默語

曰進路孔夷人情險棘毛萇詩傳曰棘急也

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離以矜言假屈渠彊兩而

攘臂非醕粹之方壯謀躅駁於王義孰愈尋靡於

中達造沐猴於棘刺李克書曰言語辨聰之說而不度

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地班固云不

變曰醕不雜曰粹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踏

駁言惡也楚辭天問曰靡泝九遠泉華安居韓子曰燕

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王悅之養

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請觀客為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

為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

食肉雨霽日出視之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治者謂

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治者謂

王曰臣為削者諸微巧必以削削之則能與不能大於今
棘刺之端不容削王試觀客之削則謂王曰吾欲觀
客之削也客曰臣請取之因逃治人謂王曰上之無度
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
語廣雅曰膠欺也鄭元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毛萇
詩傳曰然臂是也漢書伍被曰倔彊江淮間孟子曰馮婦
善搏虎攘臂下車眾皆悅之楚辭曰王色頰以開顏精
純也駸而始壯華口哇反司馬彪莊子注曰踏讀曰舛舛
乖也駸而色雜不同也頰普丁反王逸楚辭注曰甯有莢
草蔓行於九達
劍閣雖嶮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
也善曰劍閣蜀境也鄼元水經注曰小劍去大劍飛閣
也通衢故謂之劍閣廣雅曰嶮巢高也力彫反又曰蹶
敗也善曰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
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聲類曰蒂果鼻也
洞庭雖濬
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善曰洞庭吳境也史記吳
彭蠡恃此險也禹滅之毛萇詩傳曰濬深也鄭元周禮
注曰負性恃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師敗曰北南北之北

老子曰愛人治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輝善曰東
國能無知乎治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輝善曰東

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況河冀之爽塏改苦與江介

之湫于涓善曰左氏傳齊景公欲更宴子之宅曰子之

遺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畧赤

縣之畿魏都之卓犖角六合之樞機鄒衍以為儒者所

九州禹之所叙九州也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

縣神州者九所叙九州也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謂東

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謂東

方五千里名曰畿西都賦曰卓犖諸夏卓犖與卓犖音義

同呂氏春秋曰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姦回內鼎備

兵纏紫微翼翼京室眈眈帝宇巢焚原燎變為煨燼

故荆棘旅庭也殷殷橐內繩繩八區鋒鏑縱橫化爲戰

場故麋鹿寓城也漢不飲酒而怒曰鼎詩曰內鼎於中國

微宮在南城下于時兵所圍繞光憲元年四月靈帝崩

八月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黃門張讓郭進等斬進

進部曲將兵突入尚書閣閣初平元年十二月董卓遷都長

閣日暮術等起火燒閣初平元年十二月董卓遷都長

安其夜燒洛陽南北宮易曰鳥焚其巢尚書曰若火之

燎于原春秋穀梁傳曰橐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

子胥諫吳王曰天子以千里爲橐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

臣今見宮中荆棘露沾衣也善曰春秋保乾圖曰五運

七變各以類驚宋哀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距至也漢書陽九厄曰初八百六陽九音義

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漢興禁網疎濶管子曰國有四

維四維不張則滅王逸楚辭注曰維紘也尚書曰崇信

姦回毛詩曰商邑翼翼漢書客謂陳涉曰夥涉之爲王

義同謝承後漢書陽球爲司隸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音

煨燼也烏瓌反廣雅曰煨燼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

繩兮曰長楊賦曰洋洋八區言廣大也說文曰鋒兵端

也又曰矢鋒也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伊

洛榛曠峭函荒蕪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榛木叢也臨菑

落鄆郢丘墟善曰漢書齊郡有臨菑縣東觀漢記曰第

五倫自度仕宦牢落漢書南郡有故鄆縣呂墟而是有魏

開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譬焉亦猶犢由麋之與子都

培塿之與方壺也善曰周易曰開國承家廣雅曰締結

有惡人焉曰敦洽犢麋推穎廣額色如漆赭陳侯悅之

毛詩曰不見子都美丈夫也左氏傳曰太叔曰培

塿無松柏培步苟反塿也且魏地者畢昂之所應虞

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

延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

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世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

祀而懷舊蘊於遐年詩譜云魏地畢昂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

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滅魏以封大夫

八挺國語曰鄒衍曰四隈不靜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下沂

而傳曰吳公子札來聘使工為之善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

必恭敬止王逸楚辭注曰考校也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

影以求地中曰南多暑日北多寒禮記曰日月所照霜

露所墜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吳越春秋樂師

積也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胸殷衛跨躡

燕趙山林幽峽烏朗切

川澤迴繚恒碣礪礪於青霄河汾浩

浙而皓蒸南瞻淇澳於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父則冬

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溫泉誌

秘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善曰史記蘇秦說魏襄

穎西有長城北有河外地理志曰魏嘗觸參之分野也

自高陵以東河內南有陳及汝南之邵陵隱強新

沒西華長平潁川舞陽鄆樊陵河南之開封中牟

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

魏郡北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

得東平凡十郡以此為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

岳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書溝洫

志曰下淇園之竹漳滏二水名經鄴西北滏水熱故曰

滏山上有石鼓之形俗言時時自鳴劉邵趙都賦曰神

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詩云瑟彼泉

水溫水在廣平都易縣俗以治疾洗百病華清井華水

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冀道亦二國名也爾雅

曰兩河間曰冀州左氏傳曰江黃道相方睦於齊杜預

曰道國在汝南胸猶前也南都賦曰涓水蕩其胸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殷舊都周分為鄴鄘衛碭碭高貌碭五感反鄭元周禮注曰汾水出汾陽縣浩古老切沂古旦反上林賦曰滌滌潢潢廣雅曰浩灋大也皓故老反

南入濁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北入漳說文曰沁水馭流也沁與泌同音泌魚

池元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昞昞墳行斥斥或

菟蟲罪力而復陸或熿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網緼嘉祥

徵顯而豫作是以兆朕振古萌祗疇昔藏氣識緯闕象竹

帛之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

而光宅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墨井井深八丈河東猗氏南有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尚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閔閉也詩云閔宮有洫善曰周禮曰辨其墳衍原隰之名鄭元曰水厓

貌也墳下平曰行毛詩曰昞昞原隰以純反斥斥廣大之貌也蒼頡篇曰斤大也菟蟲不原隰之貌烏罪切熿朗

光明之貌拓落廣大之貌周易曰天地交泰又曰天地網緼西京賦曰備致嘉祥文帝答曹植詔曰所獻詩二篇而顯成章兆猶幾事之先見者也直軫反毛詩曰振

接而未成朕兆者也許慎曰朕兆也直軫反毛詩曰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廣雅曰萌始也爾雅曰抵本也

丁計反禮記曰余疇昔之夜夢鄭元曰疇發語聲也說文曰讖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讖毛萇詩傳曰闕閉也墨子曰讖其所書於竹帛傳於後代子孫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為丞相封魏王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

京賦曰世祖乃龍飛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元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東京賦曰漢初弗之宅也

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修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書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

鑿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闕

浪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商

豐約而折中准當年而為量思重又摹大壯覽荀卿采

蕭相僑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謀龜謀筮猶周公

詩曰爰契我龜又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重又易也

大壯易卦名也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

以宮室上棟下宇以避燥濕養德別輕重也非為壯觀也荀

卿曰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養德別輕重也非為壯觀也荀

之治木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也善曰尚書曰謀及

卜筮淮南子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也善曰尚書曰謀及

西京賦曰取殊裁於八都墨子曰堯舜茅茨不翦論語

子曰禹卑宮室毛詩美古公宣父曰高門有閭又美宣

王曰築室百堵說文曰倭具也饌勉反又曰倭取也子

不軟切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遐邇悅豫而子來

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鈎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

畧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廟築曾宮以迴匝比岡隙魚檢而

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對若崇山崩起以

崔嵬髡徒惑若元雲舒蜿以高垂二分春秋之中者楚宮揆

之以日作為楚室定營室星營室中可與土功也陂

傾也易曰無不平陂文昌正殿名也龍形而五色善

曰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豫或為務西都賦序曰衆庶

悅豫毛詩曰庶民子來周禮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

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甘泉賦曰王爾投其鈎繩杜預左

傳注銓次也與筌同周禮曰匠人建國畫參諸日中之

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元極星北辰也周禮曰

左宗廟右社稷說文曰陳崖也鄭元禮記注曰陂傾也

材巨世插楚洽塤除立參差粉音棹音復結音欒音檀音且施丹梁

虹申以竝亘朱栢森布而支離綺并列疏以懸蒂華蓮

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雷時梗概於漉被池爾雅曰

榱善曰西都賦曰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廣雅曰曲榱謂之樂說文曰構榱柱榱也然樂榱一也

直之殊耳西京賦曰蒂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曰疏龍首以抗殿齊龍首而涌雷謂畫為龍首於椽承

檐四隅而以瀉雷也說文曰雷屋水流也東旅楹閑列

暉鑿挾兩振榱題黹階階嶙峋長庭砥平鍾簾夾陳

風無纖埃雨無微津詩云旅楹有閑挾中央也振屋宇

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始設鍾簾於文

無射鍾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鍾簾於文

詩以朝會四方也善曰鄭元毛詩箋曰旅楹衆也薛君韓

亦振也廣雅曰鑿照也聲類曰黹深黑色也直感

除墨子曰聖王作為宮室邊足以御風寒上足以待露

巖北闕南端道遵竦峭雙碣方駕比輪西關延秋東啟

長春用觀羣后觀音頤賓文昌殿前值端門又東門之前

車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所以

朝會賓客高四方善曰德陽殿賦曰朱闕岩岩凡南方

正門皆謂之端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西京賦曰

圓闕竦以造天若雙闕之相望毛萇詩傳曰覲見也尚

書曰肆覲羣后周易曰觀頤賓許兩切左則中朝有艷

聽政作寢匪撲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鏤留所土無綈題

錦元化所甄國風所稟中朝內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

以下為外朝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所在也墨子

留太守頌曰元化洽矣黔首用甯漢書音義如涪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古然反毛詩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

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蕙風如薰甘露如醴聽政殿前

政門前升賢門升賢門左崇禮門崇禮門右順德門三

門竝南向升賢門前宣明門宣明門前顯陽門顯陽門

前門謂之闈洞達也南北外內東西左右掖門皆洞達

相通善曰禮記曰大夫濟濟庶士鏘鏘毛萋詩傳曰猗猗萋萋茂盛貌也音比禮切叶韻東賦曰蕙風橫被

邊讓帝臺賦曰蕙風如春施家語舜曰南風之薰兮王肅曰薰風至之貌也論衡曰甘露味如飴蜜王者太平

則降鄭元周禮禁臺省中連闈對廊直事所繇典刑所

藏藹藹列侍金蜩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

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肴

醪亦順時腠理則治升賢門內聽政闈門內外東入有納

賢門外東入有內鑿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南

有謁者臺閣次中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三臺竝

別西向符節臺東有丞相諸曹善曰魏武集荀欣等曰

漢制王所居曰禁中諸公所居曰省中淮南子曰連闈

通房一人所安也直事若今之當直也蔡邕獨斷曰直事

尚書一人典刑周禮六典八刑也建安十八年始置侍

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金蜩金蟬蔡邕獨斷曰侍中常

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

朝平旦也周禮曰幕人掌幄帟鄭元曰王所居之帳也

尚書舜典曰龍命汝作納言應邵漢書注曰納言如帳也

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如涪曰御史冠也持節掌璽故

云典璽漢有尚符璽謁者受事故曰儲吏漢書謁者掌

讚受事周禮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毒藥共醫事鄭元

周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曰舊醪之酒謂昔酒也呂

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腠理遂通高誘曰腠理肌脉

也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壺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

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温室儀形宇宙歷象
 賢聖圖以百瑞絳以藻詠茫茫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繪
 茲亦等競近世王者後宮以椒房為通稱聽政殿後有
 壺宮中巷也術道也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
 二坊之中央有温室中鳴鶴堂有畫像讚尚書咎繇薦舜曰予
 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永巷掖
 庭之別名善曰列女傳曰姜后待罪永巷周禮曰宮正
 掌宮中次舍甲乙謂次舍之名以甲乙紀之也毛詩曰
 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又曰不日成之藻詠文藻頌詠也
 廣雅曰鑿謂之鏡照也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
 圃曲池下晚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弱菱係實輕葉
 振芳奔龜躍魚有睒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脗宇
 以經營飛陞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以崢嶸亢陽臺於

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雷下冰室而沍冥

昌文

殿西有銅爵園中有魚池堂皇班固曰晚三十畝也
 離騷曰既滋蘭之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間則怒成湍
 故傳曰慈母怒子折菱而笞之其惠存焉子紅切係古
 計切莊子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龜鼉魚鼈
 之所不能遊也漢廐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
 駕輦車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則金鳳臺
 北則冰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一十間金鳳臺有屋一百
 九間冰井臺有屋百四十五間上為營建安十五年與法
 皆閣道相通直行為徑周行為營建安十五年與法
 臺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四方不為山伏檻臨曲池曹植
 曰固陰沍寒善曰楚辭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原田之
 詩曰夕宿蘭渚左氏傳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原田之
 草莓莓然莓莫來反楚辭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原田之
 也干例反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
 若今之中道延相連延也淮南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
 殿賦注飛陞揭孽方輦言廣也甘泉賦曰似紫宮之崢
 嶸魯靈光殿賦曰樹而高大謂之陽基在下故曰陰基

周軒中天丹墀臨焱增構峩峩清塵影影雲雀踞躑而
矯首壯翼摘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於
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
萬物可齊於一朝丹墀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也爾雅曰扶搖謂之焱焱上風從下升也
班固西都賦說鳳闕曰上觚稜而棲金雀凡鳥之棲也
羽翼戢弭以今揆古言栖非所觀之形也張衡西京賦也
向風而無一方則不宜言愬風也但鳥時則形定翼住
飛則斂足絕據踞則舉羽翮用欵若將飛而尚住故言
雲雀踞躑而絕據首也踞音提王吉傳曰進退步超以實
下言賦曰行則膝脛以下增惶懼而自眩若播岸而臨
甘泉賦曰十分未升其下賦說臺曰攀井幹而不能自逮
坑登木末以窺泉揚雄都賦說臺曰攀井幹而不能自逮
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說臺曰攀井幹而不能自逮
賦轉而意迷舍靈檻而未半怵悼慄而竦矜非都盧之輕
賦說臺曰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竦矜非都盧之輕

踞孰能超而究升此四賢所以說臺樹之體皆危峩峩
懼雖輕捷與鬼神由莫得而目逮也非夫王公大人聊
以雍容升高彌望得頓以實下稱八方之究遠適可以
之雍容升高彌望得頓以實下稱八方之究遠適可以
刊本小哀 曰窈窕深遠也冥幽昧也毛詩曰有衣如
乃王與與與字上 綺豁以疏寮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
王 哀 曰非衣名也 句曰眸目瞳子也 乃長塗車首豪
獨哀通作哀是 以罔驚邑王輦道年首鼓吹歌舞豪傲道
歌也 善曰說文曰晷景故曰晷漏漢書房中
與呈 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綺建安二十二年
初置衛尉漢書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易曰閑邪存

初置衛尉漢書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易曰閑邪存
與呈 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綺建安二十二年
歌也 善曰說文曰晷景故曰晷漏漢書房中
與呈 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綺建安二十二年
初置衛尉漢書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易曰閑邪存

周軒中天丹墀臨焱增構峩峩清塵影影雲雀踞甃而
矯首壯翼擣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於
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
萬物可齊於一朝丹墀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也爾雅曰扶搖謂之焱焱上之棲金雀凡鳥之棲也
班固西都賦說鳳闕曰上非所覩之形也張衡西京賦也
羽翼戢弭以今揆古言栖非所覩之形也
向風而無一方則不宜言愬風也但鳥時則有定有住尚
飛則斂足絕據踞也舉羽翮用致若將飛而尚住故言
雲雀踞甃而絕據首也踞音提王吉傳曰進退步超以實
下言賦曰不行則膝脛以下虛弱不實也眸若播岸而王
甘泉賦曰十未升其下增惶懼而自眩若播岸而王
坑登途末以窺泉揚雄都賦說臺曰攀井幹而不能自逮
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說臺曰攀井幹而不能自逮
眩轉而意迷舍靈檻而未半怵悼慄而竦矜非都盧之輕
賦說臺曰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竦矜非都盧之輕

王

躡孰能超而究升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峩悚
懼雖輕捷與鬼神由莫得而目逮也非夫王公大人聊
以雍容升高引彌望得意之謂也異乎老子曰若春升臺
之為樂焉故引習步頓以實下稱八方之究遠適可以
園於徑寸之眸子言其理曠而當情也莊子有齊物之
論善曰軒長廊之有牕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中天之
臺漢典職儀曰蒙清塵毛萇詩傳曰壯健也擣鏤布
鬼層構七發曰蒙清塵毛萇詩傳曰壯健也擣鏤布
其彫鏤也說文曰蒙清塵毛萇詩傳曰壯健也擣鏤布
皦日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寮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
有八極趙岐孟子章句曰眸子也

徵弔古互經晷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綺魚宿以禁兵

司衛閑邪鉤陳罔驚年首閣道有室者也霍光傳說昌

也晷漏漏刻也善曰說文曰晷景故曰晷漏漢書房中
歌曰肅漏漏刻也善曰說文曰晷景故曰晷漏漢書房中
與呈通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綺建安二十二年
初置衛尉漢書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易曰閑邪存

文六

十二

其誠樂汁圖曰鈞陳後宮也服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

埃四門轍轍魚竭隆厦重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堦害鳥而

資始藐藐標危亭亭峻峙臨焦原而不悅誰勁捷而無

猓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

祇濛霧於其裏墉城也濬深也洫城溝也張衡西京賦

衛寇曰莒城堞涖厓也毛詩曰夏屋渠渠又曰既成藐藐

尸子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

莒國莫敢近也薛綜西京賦注曰獨却行齊踵馬所以

報莒國也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獨却行齊踵馬所以

曰上及太清下及太甯老子曰萬物混成先天地生西

都賦曰軼埃堦之混濁周易曰萬物資始王逸楚辭注

曰藐藐遠也說文曰標末也鄭元禮記注曰危棟上也

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莒莒說文曰阻基也論語曰慎而

賦曰禮則葱猓與葱同思子反陽靈天神也甘泉苑以元

武陪以幽林繚垣開囿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圍木竦

尋篁篠懷風蒲陶結陰回淵灌積水深兼葭贊胡瞿

弱森丹藕凌波而的皪綠芰泛濤而浸心潭以羽翮

頡頏鱗介浮沈棲者擇木唯者擇音若咆步渤解與姑

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籟勒虞箴思國邨忘從禽樵蘇

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元武苑在鄴城西苑中有魚

集于灌木春秋左氏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

皆自得之謂也唯者舉雉兔之類不傷其時況其巨者

乎揚雄曰渤解之鳥淮南子曰軼鷗雞於姑餘易曰鳴

鶴在陰其子渤和之張衡東京賦曰淵池清籟虞箴虞人

道箴也事見春秋其辭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

冒于原獸忘其國恤思其鹿壯武不可重是用不恢于

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周易曰即鹿無虞往從禽也

孟子曰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答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答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蒨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囿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言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異乎齊宣之意善曰西都賦曰幽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繡連周易曰碩果不食莊子曰見巨木其絜百圍孫子曰水深則回說文曰淵回水也故犬反本草曰藕一名水芝爾成海說文曰贊分別也故犬反本草曰藕一名水芝爾雅曰芡菱的皦光明也上文云凌波而的皦即藕爲偏名非唯根矣的皦光明也上文云凌波而的皦即藕爲偏名貌洞蕭賦曰玉液浸潭而承其根毛萇詩傳曰飛而上元曰頡飛而下曰頡周禮曰川澤宜鱗物墳衍宜介物鄭義晉灼曰樵取也

薪也蘇取草也
朥朥垆野奕奕菑畝甘茶伊蠢芒種斯

阜西門漑其前史起灌其後燈流十二同源異口畜爲

屯雲泄爲行雨水澍稷古衡稌徒五陸時稷黍黝黝桑柘油

油麻紉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音咽韻

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屋邑相望武方而隔踰奕世美也

詩云周原朥朥董荼如飴爾雅曰田一歲曰菑詩云薄言采芑于此菑畝周官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

曰芒種稻麥也今鄴下有十二燈天井優在城西南分爲十二燈丁鄧切微子麥秀之歌曰麥苗油漢制列

侯公圭田無過三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董賢賜田猥多王嘉上疏均田之制從此隳壞疇者界也埒

畔際也詩云中田有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曰蕃廬錯列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隣

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善曰韓詩曰周原朥朥莫來反毛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賈

遠國語曰阜長也河渠書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漢書曰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人歌之

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瀉鹵兮
生稻梁水陸謂高下之田也二渠之利下則澍生梗稌
高則植立稷黍也說文曰澍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
之樹反方言曰澍更也郭璞曰澍謂更種也時吏切爾雅
曰黑謂之黝郭璞曰黝黑貌也聲類曰油油麻肥也莊
子曰治邑屋曷嘗不法聖人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位
二千石奕
世相襲
內則街衝輻輳朱闕結隅石杠飛梁出控漳
渠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平而可濯方
步欄占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中所蒸徒斑白不提行旅
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城鄴

內諸街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
也石寶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爾雅曰石杠謂之
倚郭璞曰漳橋音江疏通也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
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宮中東出南北二溝夾
道東行出城所經石寶者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
濯吾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衝交道也齒容反文子

曰羣臣輻湊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岩岩晉灼漢書注
曰飛梁浮道之橋小雅曰控引也步欄長廊也楚辭曰
曲屋步欄宜擾畜上林賦曰步欄周流長途中宿蔡雍
胡億碑曰祁祁我君習習冠蓋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
也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鄭元曰雜色曰斑家語曰虞
芮二國爭田入文王境行者讓路周禮曰設官分職以
為民極小雅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奉常之號
曰班次也

大理之名夏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闕重門再局師

尹爰止毗代作楨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相國

卿寺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

南西頭太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行北城

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魏

武帝為魏王時太常號奉常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
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郎中令太僕大理大農
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為相國始置太常宗正
為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三事置衛尉時武帝

見上官踰六卿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夏屋元
禮記注曰榮屋翼也爾雅曰兩階間曰闕許亮反周易
曰重門擊柝說文曰局門之闕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毛
是毗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毛萇曰楨幹也天子其問

閭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之東開出長

者巷苞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牕輿騎朝猥蹠啟其中

長壽吉陽永平思忠四里名也長壽吉陽二里在宮東

中當石竇吉陽南入長壽北入皆貴里都護者將軍曹

淵也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咸里以姊為美人

故善曰古詩云交疏結綺窗廣雅曰猥衆也烏罪反聲

類曰蹠蹠也徒協反說營客館以周坊飭賓侶之所集

文曰啟嘔也丘知反瑋豐樓之閉閤起建安而首立葺墻罽室房廡雜糞剗

綺厠罔掇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無以疇稟街之邸不能

及鄴城南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樓門臨

傳曰高其開閣繕完葺墻以待賓客故舉年號也春秋左

室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埤以崇大諸

侯之館館如公寢爾雅曰閤巷門也一曰閤門中所從

出入也葺葺覆也巧人塗人也冪墁也館宮室諸侯傳也

史記蘭相如奉璧西入秦秦舍相如廣城傳善曰說文

曰廡堂下周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剗剗曲刀也剗九

月反鄭元論語注曰輟止擬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疇

等也漢書曰郵支首縣稟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

長安城內也廓三市而開塵籍平達而九達班列肆以兼羅

設闌闈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

之堯薛五結侈所規之博大周禮時而市夕市日昃而市朝市朝

市之謂也達已見上章傳曰達市在遠之上易曰日中

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善

曰有無謂貨物之多少也二者常偏此能濟之也孟子

曰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注曰旗亭

廢燕幽州也孤弓也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
 角馬春秋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善曰周易曰富
 有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風俗通曰槃瓠之後輸布一
 匹二丈是謂寶布廩君之巴氏出幪布八丈實在宗反
 幪音稼帶音滯賈逵國語注曰開通也鄭元儀禮注曰
 和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
 和平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說文曰駟牡馬也于助反

至乎勅敵糾紛庶士罔甯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胄重

襲於旗躍莖弓珣以解繁景矛鋌飄英三屬之甲縵莫韓

胡之纓控弦簡發妙擬更平贏建安十九年五月立魏

遊冠二十一年進爵為王二十二年得設天子於旗出

警入蹕賜朱冠冕十二旒金銀車駕六馬建太常設五時

副車爾雅曰弓以蜃者謂之珣蜃骨也繁弓桺也詩云

文王好劍劍士夾門而客者三千人趙太子悝謂莊周

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

衣瞋目而語難者王乃悅之戰國策更羸謂魏王曰臣
 能虛發而下雁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曰可
 有雁從南方來更羸虛發而雁下善曰左氏傳曰子魚
 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尚書曰庶士
 交正毛詩曰庶士有揭又曰興言出宿長楊賦曰以露
 威靈金匱曰良弓非勅繁不張說文曰鋌小矛史記曰
 冒頓自立為單于控弦之士三十萬班固漢書李廣述
 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隣爾雅曰簡擇也謂擇處而發也

齊被練而銛息戈襲偏聚以讚會列畢出征而中律執

奇正以四伐碩畫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銛氣彌銳

三接三捷既晝亦月尅翦方命吞滅咆白然虛雲撤叛

換席捲虔劉子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

洲振旅鞬鞬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刊五

印國無費留春秋左傳曰被練三千馬融曰練為甲裘

曰師多則讀孫武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屠牛手之所觸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若新發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文君曰善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二十五年推鋒積紀謂魏武帝從初平九年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軍無不剋抑亦庖丁用刀十九年之義也孫武曰避其銳氣謂銳氣之利甚於鋒也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詩云一月三捷既畫亦月者蓋取其頻繁之數或日或月也方命放棄卓命也尚書曰弗哉方命剋翦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亂漢室也咆咆然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也詩云咆然於中國吞滅也咆然者剋韓暹楊奉之專用王命也袁紹猶勝項羽也漢書曰劉氏春秋左氏傳曰袁紹我邊陲席捲於劉州降劉表於徐州之屬也

弘化弭亂

用宏字恭代也

八紘荒阻率由者謂北羈單于於白屋東懷孫權於吳會西攝劉備於巴蜀也刷小嘗也司馬相如梨賦曰喇嗽其振旅兵事以嚴終也春秋左傳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漢書曰韓信傳曰項王之疏爵普疇其爵邑者刑印角刑也韓信傳曰項王之疏爵普疇其爵邑不能與孫子兵法曰戰勝而不修其賞者凶命曰費留善曰國語曰公使申生伐東山韋昭注曰東山皋落氏也衣之偏聚之衣韋昭注曰然讀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偏

注曰賞不以旌魏武孫子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

庖師多則讀孫武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莊子曰
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
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
折也今臣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刃若新發
於刃若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
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文君曰善吾聞庖丁之言得
養生馬一紀二十五年推鋒積紀謂魏武帝從初平九
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軍無不尅抑亦庖丁用刀十九
年之義也孫武曰避其銳氣謂銳氣之利甚於鋒刃也
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詩云一月三捷既
命也尚書曰咈哉方命尅翦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
之亂漢室也咈咈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也詩云咆
然於中國吞滅咆然者尅默韓暹楊奉之專用王命也
袁紹猶勝項羽也漢書曰劉殺也春秋左氏傳呂相絕秦曰
揚州平韓約馬超於雍州降劉表於荊州之屬也

八紘荒阻率由者謂北羈單于於白屋東懷孫權於吳
會西攝劉備於巴蜀也刷小嘗也司馬相如梨賦曰唼
入其漿旅兵事以嚴終也春秋左傳曰凡公行告於宗
廟反行飲至漢書曰韓信傳曰項王之疏爵普疇疇其
善不能與孫子兵法申戰勝而不修其賞者凶命曰費留
也衣之偏聚之衣章昭注曰聚在中左右異色故曰偏
聚音督說文曰讀列中止也然讀列或止或列周易曰
師出以律漢書曰揚雄上疏曰石畫之臣甚眾史記曰
穆公與晉惠公戰於韓地秦人見穆公窘亦皆推鋒爭
死尚書曰方命圯族春秋感精符曰楚圖宋更相吞滅
威盛容淮南子曰諸侯冰散席捲各爭恣妄西都賦曰
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
洗兵刷猶飲也所劣切劉劭七華曰激馬河源遊目崑
崙蒼頡篇曰旃旃魏武孫子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
詩曰賞不以旃旃魏武孫子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
注曰賞不以旃旃魏武孫子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

手一且心必
文雅

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押刃虹旂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
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

來斯貴利往則賤囹圄寂寥京庾流行尚書曰往伐歸

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強秦之執伐弱韓譬猶磔蕭斧以

伐朝菌也馬融廣成頌曰建雄虹之長旂洪範箕子陳

政術之篇也易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又曰通其變使人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

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善曰毛詩曰喪亂既平周公攝

政宏化弭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桀胡甲反

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莊子曰緣督以爲經中可以爲身

可以全生司馬彪曰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爲常

也禮記曰曾孫之庚如坻如京鄭元曰庚露積穀也

毛詩曰曾孫之庚如坻如京鄭元曰庚露積穀也

於

是東鯤即序西傾順軌荆南懷懋惠朔北思躋偉綵綵

迴塗驟山驟水襁負責贄重譯貢篚鬘首之豪錄耳之

傑服其荒服斂衽而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

遽庭燎晰晰有客祁祁載華載裔入聲岌岌冠緹綺纍

追纍辨髮清醕戶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澌息温耐躍

波豐肴行行行庖皤皤悖悖醜一譙酣滑無譁呼瓜反

曰會稽海外有東鯨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獻見尚

書禹貢曰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織皮西戎國也德順也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

禮贊也周官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

貴寶爲贄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贄蒼頡篇曰贄

財貨也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韓厨泉將其名

王大人來朝待以客禮張衡南都賦曰九醞甘醴十旬

兼清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魂曰挫糟凍飲

耐清涼王逸曰凍冷也耐三重釀醕酒也韓詩曰賓爾

曰襁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上尚
書曰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山海經曰青要之山魍武羅
司之穿耳以鑿郭璞曰鑿金銀之器名魍音神鑿音渠
漢書曰高張四懸晉灼曰樂四懸也周禮曰凡樂事宿
懸毛詩曰夜未央鄭元曰未渠央也毛詩曰庭燎晰晰
又曰采繁祁祁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鄭元禮記注曰
纒今之幘也纒與繼同漢書曰諸侯纒纒纒纒又終軍
曰解辨髮削左衽毛詩曰既載清酏說文曰澌流冰也
周易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王肅曰衎衎君曰衎衎和悅之
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詩曰迨我暇矣飲
此滑矣毛詩曰滑齒也鄭元曰沛齒之也一日滑樂也
據反乙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五莖僧響起疑震霆天
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嬴之所曾聆善曰
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樂動聲
儀曰帝學樂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舜曰大韶禹曰大
夏宋衷曰六英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為五行
之道立根本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夏大丞二帝也韶

繼堯也曹與僧古字通西京賦曰大帝說秦穆公而觀
之響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扁鵲視之曰昔秦
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寐之曰告公孫支曰我之帝所
甚樂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
子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
舞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然則秦趙
同姓故曰二嬴也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
博雅曰聆聽也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
干戚羽旄之飾好去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
耳目之所聞覺雜糅紛錯兼該泛博鞞鞞所掌之音韎
邁昧任金禁金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鞞
周掌樂官名也周官鞞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韓
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
及善曰周禮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禮記
注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元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
執羽翟羽也旄旄謂之樂鄭元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
微吟不能長孔叢子曰世業不替周易曰百姓日用而

不知鄭元周禮注曰鞮鞻四夷舞者靡也鞮都泥反鞻
俱具反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舞者靡也鞮都泥反鞻
夷曰昧南夷曰任西夷之樂曰舞者靡也鞮都泥反鞻
鞮昧皆東夷之樂而重用之疑悞也甘泉賦曰八荒協
今諧既苗既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備
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駟之所著夏獵曰苗
冬獵曰狩
建安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親耕籍田於鄴城東建安
二十二年十月甲午治兵上親執金鼓以詔進退大閱
講武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駟梁駟天子獵之田曲也善
曰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
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為籍田千畝公羊
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
子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
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
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林不槎枿澤不
秋駕法駕也今將教子以秋天下之壯觀也林不槎枿澤不
伐天斧斨以時習罔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

之育數丹魚為之生沼喬雲翔龍澤馬于阜山圖其石

川形其寶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

擾嘉穎離合以尊尊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

固觸物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

未成曰天斨方登斧也詩曰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延康
元年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白鹿白麀見於郡國赤

魚見於太原郡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高四五丈出雲
中張口正赤喬雲者外赤內青也揚雄太元經曰紫霓

喬雲澤馬見於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始
見於建安形於黃初又備於太和周圖七尋中高一

仞旁厚一里蒼質素章龍馬鳳凰僊人之象粲然盛著
是以有魏詩雲鳥之書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玉璧

一枚延康元年三足鳥九尾狐見於郡國嘉禾生醴泉
出易曰顯道而神德行是故可與醴泉可與嘉禾神矣賓

主俱飲主人先舉名曰酬客酌此蓋明靈感應之理其
也行道德於神明而祥瑞皆至此蓋明靈感應之理其

與人事交報之義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善曰國語里革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天槎士雅切拊五革切天鳥老切斯七羊切曾子能切入山子曰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谷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說文曰于步也丑亦反毛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尚書曰鳳凰來儀應劭漢書曰擾音擾馴也說文曰穎穗也尊茂盛貌子本切蒼頡篇曰禎善也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尚書有休徵孔安國曰序

美行之驗也說文曰偉大也

序

改改率土遷善罔匱沐

浴福應宅心醴徒南粹餘糧栖畝而弗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來訊音叶韻人謀

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巽其神器闕玉策於金滕案圖錄於石室考麻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量寸句涓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修廢職徽

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元默菲言厚行陶化

染學讎校篆籀篇章畢覲優賢著於揚歷匪孽形於親

戚河洛開奧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丹書

尚書曰納書于金滕滕緘也揚雄遺劉歆書曰得觀書

于石室莅臨也詩曰方叔莅止司馬法曰明不寶咫尺

之玉而愛寸陰之旬時也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

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易曰顯諸仁藏諸用

多奏御故曰讎校者也魏文帝好書作皇覽諸文章辭藻

封禪書曰改穆穆周易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必改

史記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尚書曰宅山阜猥

積醴美也廣雅曰粹純也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

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栖於畝畝公羊傳曰古

者什一而籍而頌聲作矣毛詩曰厥聲載路毛萇曰路

大也七畧曰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

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

武帝太子為魏王漢帝以眾望在魏遂禪位乃為壇於

繁陽王升壇也古元切淮南子曰君人之道嚴然元墨與
巽同涓擇也元切淮南子曰君人之道嚴然元墨與
融論語注曰菲薄也論語曰君子薄於言而厚於行風
俗通曰按劉向別錄離技一人讀書技其上下得繆誤
為技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漢書音義曰周
宣王太史大篆也籀音胄漢書晁錯曰今陛
侯應劭曰接之以禮本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
不以庶孽畜之也

若東阿抗旂則威險秋霜擒翰則華縱春葩英詰知列雄

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謚

故令斯民覩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建安二十三年

武帝以駟陵侯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

叛胡數千騎猝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疋身自搏

戰追胡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二八者八元八凱也四

七者漢光武二十八將也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

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為天子下階上星為女主中階上星

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

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
是謂太平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氏
傳富辰曰封建懿親以蕃屏周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
而天居彰後為任城王植為東阿王漢書終軍曰驃騎
抗旌昆耶左社嶮猶猛也魚瞻反荀悅申鑒曰人主怒
如秋霜答賓戲曰擣藻如春華易乾鑿度曰代者赤兌
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毛詩曰赫赫
師尹周易曰夫易開物成務爾雅曰謚靜也音密尚書
大傳曰周人算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
可比屋而封

皇恩綽矣帝德冲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

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亘卷領與結繩睽留重華而比蹤

尊盧赫胥羲農有熊雖自以為道洪化以為隆世篤

元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淮南子曰古者有

下其為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轅氏赫胥氏尊盧
氏處戲神農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若此之時則至

治也黃帝一號有熊氏踵繼也武迹也楚辭曰及前王之踵武善曰幽通賦曰且算祀於契龜音義曰算數也尚書曰天祿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大滿若冲字書曰冲虛也魏志曰陳留王奐即皇帝位後禪位於晉嗣王魏世譜曰魏封帝為陳留王臣至公謂帝為臣於晉至公之道也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之司馬相如弔二世文曰操行之不得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馮衍顯志賦曰非庸庸之所識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誘淮南子注曰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謂元同韓子曰是故料其建國析其法度詔雖厚愛之奚遽不亂

是故料其建國析其法度詔

其考室議其舉厝復之而無數申之而有裕非疏糲葛

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也詩云斯干宣王考室

糲糲之飯藜藿之羹歎厭也漢書司馬遷傳曰質而不

俚鄙也善曰說文曰折量也爾雅曰諮謀也陳琳檄

曰吳將拔曰豈輕舉厝也哉毛詩至於山川之倬詭物產

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

洵美之所不渝其中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

淀蓋節之淵砥砥精衛銜木償怨常山平干鉅鹿河間

列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元俗無影木

羽偶僊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

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厚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

鴛鴦水在南和縣西交谷水在鄴南虎澗在鄴西南龍

山在廣平沙縣掘鯉淀在河間莫縣之西淀者如淵而

淺也蓋節淵在平原高縣北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

狀如烏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赤帝之女名曰女

娃女娃遊於海溺而不返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

東海焉列真謂列仙也列仙傳昌容者常山道人自填

人也陽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衆以為異俗皆言
此天人也會犢子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待出
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元俗者自言河間人也
巴豆雲英賣藥於市七九一錢治百病王病癡服藥用
呼俗著日中實無影河間故趙也文帝三年以爲國木
羽者鉅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產婦兒生自下
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兒司命君也當報
汝恩使子與木羽俱仙母陰信識之後兒生字之爲木
羽兒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爲我御
來遂俱去琴高者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
碭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日皆潔齊待於房設屋
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師門者嘯
父弟子亦能使火爲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
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
禱之未還而道死嘯父冀州人也曲周市上曲周屬
廣平郡漢武帝征和二年嘗爲平干國故曰常山平干
也師門者本嘯父弟子故附冀州善曰廣雅曰倬絕也
薛綜西京賦注曰詭異也王逸楚辭注曰魁大也鄭元
周禮注曰生猶養也劉瓛周易義曰自無出有曰生毛

詩曰洵美且仁鄭元曰洵信也毛詩曰舍命不渝毛萇
曰渝變也淀音殿說文曰砥亦翹字翼翅也叔鼓反今
音祇砥飛貌也馮衍爵銘曰壽配列真劉歆移易陽
曰天下衆書往往頗出左傳太史尅曰奉以周旋易陽
壯容衛之雅質邯鄲躑步趙之鳴瑟真定之梨故安之
栗醕耐中山流酒千日淇洹之笥信都之棗雍丘之梁
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縣續房子縑總清河若
此之屬繁富夥禍狗古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枚

菟園賦曰易陽之容淮南子曰蔡之幼女衛之稚質史
遷記曰趙中山鼓鳴瑟趾躍躑躅真定屬中山郡出御梨
故安屬范陽出御栗揚雄幽州箴曰蕩蕩幽州惟冀之
別禹貢無幽州故安今見屬中山郡出好耐酒其
俗傳云昔有人曰元石者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
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
之至家而醉其家不知其醉以爲死也棺斂而葬之中
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元石前來酤酒其醉向解也遂

李斌

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
政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共之
謂之元勳桓公九合諸侯悼公得二肆而賜魏絳一肆
故諸侯歌鍾析邦君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元禮記
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元禮記
注曰信讀如屈仲之伸假借字也左氏傳君子曰殺敵
為果致果為毅班固漢書述曰太祖元勳啟立輔臣毛
詩曰令尹下益志室邇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刑李注曰毛詩曰令尹下益志室邇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雖同例有玄大雅本自爾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干木

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已易寡
人也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
高吾安敢不軾乎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
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為然
乃止干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羅也逸詩云兆
云詢多職競弗羅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閒居毛

詩曰誕寘之隘巷又曰其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

室則邇老子曰隘巷又曰其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

門嗛嗛同軒搨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

芬也門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

自迎侯生秦兵圍邯鄲公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

使讓公子數請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

終不聽公子數請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

奪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

駕歸救魏魏王魏王以上將授公子破秦至函谷關秦諸

侯各進兵救魏魏王魏王以上將授公子破秦至函谷關秦諸

不敢出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善曰史記曰侯生直
也監門即侯嬴也周易曰謙謙君下然親御謂身自為御
卑以自牧嗛嗛古謙字說文曰搨按也英辯榮枯能濟其
厄位加將相室逸知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張儀張
祿亦足云也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

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忘璧楚相門下意張儀
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
之張儀相秦使於諸侯皆說之散其合從之謀秦封儀
為武信君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范雎者魏人也遊說
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怨范
雎以告魏將魏齊答擊折脇推齒雎佯死即盛以簣中
范雎謂守者曰公能出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棄簣
中死人遂伏匿更名張祿先生隨秦謁者王稽入秦謂
昭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田單而不聞其有王也聞
秦有太后穰侯不聞其有王也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
出使不報華陽涇陽專斷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
之有也昭王懼乃疑穰侯收其印而相張祿為應侯應
侯之相秦蔡澤說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
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合從使天下皆畏秦也善曰曹植
輔臣論曰英辯博通張升反論曰噓枯惟庸蜀與鵠
則冬榮解嘲曰室隙蹈瑕而無所屈也

鵠同窠句吳與鼃黽同穴

安國曰庸在江漢之南左氏傳曰鸛鵠株音誅世本曰吳孰姑徙句吳注孰姑壽夢也句吳太

為禽鳥一自以為魚鼈

伯始所居地名句吳句音溝說文曰鼃蝦蟆也一自以胡蝸反鄭元周禮注曰鼃蝦屬也鼃莫耿切

山阜猥積而跨距泉流迸集而映

論曰吳之便山若禽獸山阜猥積而跨距泉流迸集而映

咽隰壤瀝漏而沮洳林藪石留而蕪穢

吳也戰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韓王曰成皋石留之地喻土地多石猶人

物之有留結也一曰壤漱而石也或作溜字善曰廣雅曰跨距傾側也字書曰迸散走也映咽流不通也映烏

朗反公羊傳曰瀝者何漬也作廉反周易曰鑿敞漏然漏猶滲也滲所禁反毛詩曰彼汾沮洳如毛萇曰沮洳其

漸如也漢書楊窮岫泄雲日月恒翳宅土煇暑封疆障憊曰蕪穢不治窮岫泄雲日月恒翳宅土煇暑封疆障

羸吳蜀皆暑溼其南皆有瘴氣善曰蔡莽螫適刺昆蟲毒噬也蔡莽螫刺多毒草也昆蟲毒噬蝮蛇鳩鳥之屬

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與先世而常然雖信險而勦

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與先世而常然雖信險而勦

絕揆既往之前迹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鄴

則亦顛沛善曰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勦子小反左傳

是馬融曰顛顧非累卵於疊碁焉至觀形而懷怛善曰

沛懼易見不俟觀形也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

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

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隣

國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也權假日以餘榮比朝

公即壞臺賈遠國語注曰怛懼也權假日以餘榮比朝

華而菴菴藹藹以須時說文曰木也楚辭曰聊假日覽麥秀

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往朝

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

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

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矐

室盡為禾黍而作是詩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矐

馬相顧眄焉失所有覲普容神恣形茹弛氣離坐悞墨

而謝矐矐也左傳曰亦無普馬矐矐毛詩曰有覲面目

說文曰矐矐也張以懔先瓏反今本並為矐矐謂垂下也

與藁同而體切說文曰恣心疑也亦而矐矐反呂氏春秋

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然如臭敗之義也如

舉反廣雅曰弛釋也施紙反悞敕典反杜曰僕黨清狂

預左氏傳注曰墨色下也說文曰謝辭也杜曰僕黨清狂

林迫閩濮卜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

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漢書昌邑王賀傳曰賀清狂不

清狂也賈誼鵬鳥賦曰林迫之徒或趣西東善曰閩已

見吳都賦孔安國尚書注曰濮國在江漢之南楚辭注

曰蓼蟲不知從乎葵藿王逸曰蓼蟲處辛刺食苦惡不

從葵藿食甘美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又曰尚寐

三十一

無覺楚辭曰恐皇輿之敗績班固漢書班過以汎剽之

嗣曰伏周孔氏之軌躅音義曰躅迹也

單慧歷執古之醕聽禮揚雄方言曰汎剽輕也善曰鄭元

道汎歷逢也老子曰執之兼重直龍性以貽繆伯辰光

而罔定善曰言既重其性而又累其繆也廣倉曰性用

反漢書音義應劭曰徧背也音面國先生元識深頌靡

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

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老子曰古之士微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頌故曰先生元識深頌靡測而

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

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夫聖人親憂其事然

後能立易體無為而無不為自然動物而不與聖人同

憂蓋謂治合造化出於形器之表者聖人無所復聞無

復恤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上賦中云顯

仁翌明藏用元默故下覆報言之也善曰王弼周易注

曰不與聖人之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黍

稷之不茂茶蓼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偏於抑

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此憂之抑

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善

二客聞言朗然心悟猶春霆響驚蟄紛然而競飛龍彩

幽泉煥然而照也呂氏春秋曰聞春始雷則驚蟄動矣

詩推度客曰潛龍勿用也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

之性庶覲蒨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正尚書洪範曰庶

風星有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異易曰豐其

屋蔀其家小人剝廬楚辭九章曰蔀也必獨立春秋公

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善曰言已因此幸見蔀家剝廬之

凶非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庶幸也王弼周易注

曰蔀覆曖鄣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且夫寒

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王逸楚辭注曰蘇寤之也

谷豐黍吹律暖之也昏情爽曙箴規顯之也劉向別錄

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黍

生今名黍谷善曰孔安國尚書注爽明也說文曰曙旦

也明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

錫典章之為遠也太史書曰田敬仲世家傳曰齊威王

問曰王亦有寶乎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

國而無寶乎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寸置於廡上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聞

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無疆亮曰日不雙麗世不兩帝天經地

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自悔也

荀卿子曰辯說譬論齊給便利而不慎義謂之奸說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漢書文帝賜尉陀書云

兩帝竝立新序單襄公曰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也

文選卷第六

文選卷第七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郊祀

揚子雲甘泉賦一首

耕藉

潘安仁藉田賦一首

畋獵

司馬長卿子虛賦一首

司馬長卿上林賦一首

揚子雲羽獵賦一首

郊祀祭天曰郊郊者言神交接也祭地曰祀祀者敬致神明也郊天正於南郊郭外曰郊

甘泉賦一首并序

揚子雲

善曰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雄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

大司馬王音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為郎中給事黃門卒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然舊有集注者竝篇內具列其姓名亦稱臣善

以相別他皆類此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善曰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

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上方郊祀甘泉泰時汾帝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

陰后土以求繼嗣

善曰上謂成帝也漢書曰武帝幸甘泉令祠官具太乙祠壇太乙所用如

雍時物又立后土於汾陰雖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雖音雖

召雄待詔承明之

庭

善曰諸以待詔焉承明已見上文

正月從上甘泉

還奏甘泉賦以風

善曰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畧曰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

詔臣雄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畧誤也其辭毛詩序曰下以風刺上音諷不敢正言謂之諷

曰惟漢十世將郊上元善曰惟也上元天也定泰時雍

神休尊明號

晉灼曰雍祐也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也明號下同符三皇也善曰言將祭

泰時冀神擁祐之將欲也雍音擁同符三皇錄功五帝

之明號也廣雅曰將欲也雍音擁同符三皇錄功五帝

文穎曰符合也善曰言同符也邱眉錫羨拓迹開統應劭

契於三皇錄功勤於五帝也邱眉錫羨拓迹開統應劭

憂也脩祠泰時后土言神明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

奇曰統緒也善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雅曰命

告也楚辭曰歷選也爾雅注曰辰時也星陳而天行善曰

天行已見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張宴曰禮

在上急繕其怒太陰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鉤陳禮名也

謂典領也主屬堪輿以壁壘兮捐夔魑而扶獠狂張宴曰

地總名也孟康曰木石之怪曰夔如龍有角人面魑耗

鬼也獠狂亦惡鬼也今皆捐而去之善曰杜預左氏傳

注曰屬託也輿地道也說文曰扶擊也丑乙許慎八神奔

而警蹕兮振殷鞞而軍裝張晏曰堪輿至獠狂八神屬也

善曰言上諸神各有職役夔魑之屬又捐去之故令八

方之神奔走而警蹕殷鞞之盛而以軍裝也鞞栗忍切

漢書武帝紀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薛君韓

詩章句曰振奮也殷鞞言盛多也軍裝如軍戎之裝

威以玉為戚秘也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

跳謂猛士之輩善曰蚩尤已見西京賦干將已見東京

賦禮記曰朱干玉戚鄭元曰戚斧也又齊總總以搏搏

考工記注曰秘猶柄也音秘茸而恭反齊總總以搏搏

其相膠轄兮焱駭雲迅奮以方攘晉灼曰方攘半散也

總總搏搏束聚貌也膠轄已見上文鄭元禮駢羅列布

記注曰奮迅也搏子本切迅音信攘人羊切駢羅列布

鱗以雜沓兮柴虎參差魚頡而鳥脰善曰駢猶併也柴

虎不齊也頡脰猶頡頏也柴初蟻翕赫習霍霧集而蒙

切虎音豸頡胡結切脰胡剛切翕赫盛貌習霍疾貌爾

合兮半散昭爛絜以成章善曰翕赫盛貌習霍疾貌爾

霧與蒙同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鳳皇為

習音忽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鳳皇為

綦綏離虜慘纒善曰高唐賦曰乘玉輿兮駟蒼螭上林

者春秋命歷序曰皇伯駕六龍蠖畧綦綏龍行之貌也

纒所帥爾陰閉雲然陽開晉灼曰帥聚也雲散也善曰

甲切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旛旒邳偃之旖旒也張

曰軼過雲與倒景也服虔曰旛旒從風柔弱貌善曰薛

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浮景

流景也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

據疑問所不知者曰何周禮曰鳥隼為旛龜蛇為旒邳

偃竿之貌也邳音質偃音流星旒以電燭兮咸翠蓋而

鸞旗善曰星旒之流如電之光也周書曰樓煩星旒者

翠為蓋蔡邕獨斷曰天子出前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

驅有鸞旗者翮羽毛列繫撞傍

車之千乘善曰敦與屯同王逸楚辭注曰屯陳也鄭聲

元儀禮注曰方併也玉車以玉飾車也

駢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善曰廣雅曰陸離

馳也郭璞曰馭疾也聖主得賢臣頌曰凌高行之崕崕

追奔電逐遺風駢音萌切馭先合切

兮超紆譎之清澄孟康曰崕音踊崕音竦又紆譎曲折也李

上下衆登椽欒而扛天門兮馳閭闔而入凌兢服虔曰

多貌是時未轸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善曰轸

泉南山也凌兢恐懼貌也李奇曰扛音貢蘇林曰扛至

也善曰楚辭曰令帝閭闔闔而望予王逸曰閭闔天

文

三

賦

文

善

分

曰

駟

乘

蒼

象

螭

六

上

玉

林

輿

角

說

無

文

角

兮

駟

駟

蒼

駟

螭

駟

上

駟

林

駟

角

駟

無

駟

角

駟

無

道也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善曰子虛賦曰

案行壇曼新雉辛夷也本草辛夷一名辛引廣雅曰草

藜生曰薄壇徒切攢并間與茭菝今紛被麗其亡鄂善曰

旦切曼莫旦切攢并間與茭菝今紛被麗其亡鄂善曰

賦曰攢聚也并間樓也茭菝草名也被麗分散貌也風

麗音崇丘陵之駮駮兮深溝嶽巖而為谷蘇林曰駮駮

深貌也嶽口銜切嶽巖逞逞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

施靡乎延屬之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修理

非一也般布也與班同三輔黃圖曰甘泉有石闕觀封

也屬之於是大厦雲謠波詭摧唯而成觀孟康曰言厦

雲氣水波相謠詭也摧唯林木崇積貌也善曰言大仰

厦之高而成觀闕也摧子罪切唯子水切觀工喚切仰

橋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橋

亂之貌冥莫正瀏濫以宏愴兮指東西之漫漫瀏清也

見切眴音縣正瀏濫以宏愴兮指東西之漫漫瀏清也

服虔曰愴大貌也音敞善曰瀏濫猶言清劉徒徊徊以徨

淨而汎濫也漫漫無厓際之貌也瀏音劉徒徊徊以徨

徨兮魂眇眇而昏亂迷惑也據軫軒而周流兮忽塊北

而亡垠韋昭曰軫欄也軒檻板也善曰軫與樞同周流

垠軫音零塊烏切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璘璠善曰

朗切北烏點切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璘璠善曰

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

壁馬犀言作馬及犀為壁飾也埤蒼曰璘璠文貌也應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侂侂勇壯之貌也嵌開張揚光

之貌也龍鱗似龍之鱗也侂侂魚乞切嵌火取切配帝

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廣雅曰炘熱也善曰配帝

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崙

其上善曰春秋合誠圖洪臺岨其獨出兮檄北極之嶸

曰紫宮帝室太一之精

嶸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岨其勿切檄竹指切嶸也善曰

切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纚經於挾振韋昭曰榮屋

式支切挾於兩切振音辰施雷鬱律於巖窅兮雷儵忽

於牆藩善曰鬱律小聲也上林賦曰巖窅洞房釋名鬼

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善曰逮及也爾歷倒景

而絕飛梁兮浮蟻蠓而撒天張揖曰陵陽子明經曰倒

倒在下如瀆郊祀志注曰在日月之上日月返從下照

故其景倒又曰絕度也服虔曰浮高貌也晉灼曰飛梁

張揖三蒼注曰撒拂也蠓莫孔反撒匹列反於蚊左欖槍

而右元冥兮前燿闕而後應門晉灼曰大人賦曰攬欖

而右黔雷雄擬相如故云爾也燿闕之內也善曰應劭曰

之帝曰赤燿怒應門正門在燿闕之內也善曰應劭曰

大人賦注曰欖槍奔星也張揖曰陰西海與幽都兮涌

元冥北方黑帝佐也燿必遙切

醴汨以生川如瀆曰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黑水出焉

言醴醴泉涌出也方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

崑崙善曰天連蜷長曲貌也敦圍盛怒貌也春秋漢含孽

在甘泉宮中也蜷覽膠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度

音拳敦徒昆切貌也貌也溶盛貌也方皇即彷彿觀名也漢書曰甘泉有高

光旁皇旁音傍西廂清淨之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善

瓏曰晉灼曰殿正殿也諸宮皆有之漢書曰未央宮立前殿

炕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善曰炕舉也舉浮柱

之飛榱言檐宇高峻

若神清淨而扶其傾危也莫莫清淨也 閔閔聞其寥

廓兮似紫宮之崢嶸善曰閔高也說文曰閔閔高大之貌也寥廓虛靜貌紫宮及崢嶸竝

已見上文閔音僚駢交錯而曼衍兮崢嶸隗乎其相嬰善曰音浪寥音僚

也曼衍分布也崢嶸音長貌崢嶸高貌 乘雲閣

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服虔曰蒙籠膠葛貌棍成言自然也善曰雲閣言高連雲

混成棍與混同也老子曰有物混成 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善曰

觀之在高故紅采翠氣流離宛延在其側而曳颺之 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

遠亡國肅乎臨淵服虔曰襲繼也桀作璇室紂作傾宮以此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

也其王桀作為璇室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為傾宮回焮

肆其碭駭兮披桂椒而鬱移楊服虔曰回焮回焮善曰

爾雅曰也廣雅曰駭起也披與披同說文曰鬱木聚生也

鬱眾移楊也移音移 香芬第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焮善曰

徒浪切移音移氣芬第穹隆而盛乃拂擊薄櫨而及屋榮也說文曰薄

櫨柱上枿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將辭也第房物切薄房

力都切櫨鄉 咿矜以棍批兮聲駢隱而歷鍾善曰

注燔燎羶鄉咿疾貌也棍同也批擊也歷鍾經歷至鍾也上林賦

批薄矜許一切棍下本切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

芴窮李奇曰鋪門鋪首也善曰言風飄香氣既排玉戶

虛賦曰芴窮似豪本帷 弭環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

深善曰弭環風吹帷帳之聲也拂汨鼓動之貌暗暗深

鳥敢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

切細不過羽

穆然相和也善曰莊子黃帝曰一清一濁陰陽調般倭和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列子曰伯牙善鼓琴

棄其剗剗兮王爾投其鈎繩也應劭曰剗曲刀也剗曲鑿工般魯般也爾王爾也並已雖方征僑與倭佺兮猶彷彿其若夢

佛其若夢晉灼曰方上也征行也言宮觀之高峻雖使相善曰鄭元毛詩箋曰方且也征僑姓征名僑也司馬

數寸能飛行逮走馬說文曰彷彿相似視不誤也楚辭曰時彷彿以遙見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善曰蒼頡

也善曰鄭元毛詩箋曰方且也征僑姓征名僑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廝征伯喬漢書曰正伯喬並同也餘依

晉說列仙傳曰倭佺槐里采藥父也食松實形體生毛

回也謂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蝓蝮獲獲之中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

出藍田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間惟夫所音閑蝓音淵蝓於緣切獲烏郭切獲胡郭切

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善曰鄭元毛詩箋曰惟思也文神垂也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服虔曰釐福也韋昭曰三

也釐音熙迺搜速索偶皋伊之徒冠倫魁能擇也速匹也索求也偶對也應劭曰冠其羣倫魁桀

挾東征之意善曰毛詩序曰甘棠美邵伯相與齊乎陽靈之宮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洗心曰齊靡薜荔而為

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善曰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汲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非夸矜也司馬相如大人

賦曰呼吸沆瀣飡朝霞與瑕古字通山海經曰灰集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露英之含露者

乎禮神之園登乎頌祗之堂善曰禮神謂祭天也善曰

賦曰呼吸沆瀣飡朝霞與瑕古字通山海經曰灰集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露英之含露者

乎禮神之園登乎頌祗之堂善曰禮神謂祭天也善曰

賦曰呼吸沆瀣飡朝霞與瑕古字通山海經曰灰集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露英之含露者

乎禮神之園登乎頌祗之堂善曰禮神謂祭天也善曰

賦曰呼吸沆瀣飡朝霞與瑕古字通山海經曰灰集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露英之含露者

乎禮神之園登乎頌祗之堂善曰禮神謂祭天也善曰

為歌頌以建光耀之長旃兮昭華覆之威威服虔曰昭

祭地祇也善曰埤蒼曰旃旌旗也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

乎三危善曰漢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楚辭陳

衆車於東阮兮肆玉軌而下馳庾如淳曰東阮東海也苦

肆恣也楚辭曰齊玉軌而竝馳音注曰大漂龍淵而還九

垠兮窺地底而上回應劭曰龍淵在張掖服虔曰九垠

龍淵而繞其九重乃窺地底而上歸也說文曰漂浮也

也音還音旋風澹澹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善曰澹

也音綏也晉灼梁弱水之澹澹兮躡不周之透蛇服虔曰

東有弱水渡之若澹澹耳善曰澹澹小水貌也字林曰

澹絕小水也廣雅曰躡履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山

不合名曰不周透蛇欲平貌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

屏玉女而却宓妃善曰言既臻西極故想王母而上壽

宓妃亦以此微諫也山海經曰玉山居之常與玉女共投

壺宓妃已玉女亡所眺其清臚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

眉服虔曰臚目童子也善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

與之為資晉灼曰攬撮持也音覽精剛精微剛強也於是欽

柴宗祈善曰恭敬燔柴尊崇所祈燎薰皇天應劭曰牲

皋搖泰一如淳曰皋挈皋也積柴於挈皋頭置牲玉於

皆神名善曰舉洪頤服虔曰洪頤旌名也樹靈旗李奇

伐南越告禱太一畫旗樹太一壇上名樵蒸昆上配藜

四施張宴曰配藜披離也善曰言燔燎之盛故樵蒸之

也元曰麗曰薪細曰蒸說文曰焜煌火貌東燭滄海西耀流沙也焜或為焜字書曰焜煌火貌

北燠幽都南燠丹厓服虔曰丹水之厓也善曰尚書曰

都賦燠與焜音義同方言曰燠焜音義元瓚觥醑瓚音義

張晏曰瓚受五升口徑八寸以大圭為柄用灌瓚觥醑

其貌也應劭曰泔泔滿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

幽切泔胡敢切草觥音求膠力泔音胡泔蠶豐融懿懿芬芬善曰

也泔分布芬芬盛美炎感黃龍兮燦訛碩麟善昭曰碩大

曰燦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焱火光也說文選巫咸兮

叫帝閻開天庭兮延羣神服虔曰山海經曰大荒中有靈

楚辭曰吾令帝閻闢開兮鄭元禮記注曰延導也賓暗

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張宴曰賓贊也善曰鄭

然謂贊禮者也暗藹衆盛於是事畢功宏迴車而歸度

三巒兮偈棠黎善曰三巒即封巒觀也漢書曰甘泉有

封巒崇黎韋昭天閻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

曰偈息也音憇鄭元禮記注曰閻門限也決亦開也言登長平兮雷鼓

門決以出德澤故八荒萬國俱協諧也登長平兮雷鼓

磕天聲起兮勇士厲字指曰磕大聲也口蓋切天聲如

天之聲言其大也杜預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

左氏傳注曰厲猛也萬世華麗至於萬世也毛詩曰于胥樂兮鄭元曰于於

也胥皆也亂曰善曰王逸楚辭注曰亂理也崇崇園丘

隆隱天兮善曰崇崇高貌也廣雅登降剝施單墀垣兮

黜以雲布

國語號文公曰古者王命司空除壇于藉楊修許昌宮賦曰華殿炳而嶽立鄭元周禮注

塞黜黑貌也

曰帷覆上也曰幕魏文帝愁霖賦曰元雲黜其四結崇基

之靈趾兮啟四塗之廣阼

崇基謂壇也於壇四面而為階也說文曰趾基也又曰阼

也主階沃野墳腴膏壤平砥

京師膏壤沃野千里毛詩曰

如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

激水虛賦曰遐阡繩直邇陌如

矢

史記曰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風俗通曰南北總牂

服於縹輓兮紺轅綴於黛耜

總牂帝耕之牛也說文曰

吳都賦又曰縹帛青色也轅輓犁轅輓也鄭元周禮

注曰鄭元禮記金儼儲駕於屨左兮侯萬乘之躬履儼然

注曰鄭元禮記金儼儲駕於屨左兮侯萬乘之躬履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說文曰儼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黜以雲布

國語號文公曰古者王命司空除壇于藉楊修許昌宮賦曰華殿炳而嶽立鄭元周禮注

塞黜黑貌也

曰帷覆上也曰幕魏文帝愁霖賦曰元雲黜其四結崇基

之靈趾兮啟四塗之廣阼

崇基謂壇也於壇四面而為階也說文曰趾基也又曰阼

也主階沃野墳腴膏壤平砥

京師膏壤沃野千里毛詩曰

如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

激水虛賦曰遐阡繩直邇陌如

矢

史記曰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風俗通曰南北總牂

服於縹輓兮紺轅綴於黛耜

總牂帝耕之牛也說文曰

吳都賦又曰縹帛青色也轅輓犁轅輓也鄭元周禮

注曰鄭元禮記金儼儲駕於屨左兮侯萬乘之躬履儼然

注曰鄭元禮記金儼儲駕於屨左兮侯萬乘之躬履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說文曰儼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黜以雲布

國語號文公曰古者王命司空除壇于藉楊修許昌宮賦曰華殿炳而嶽立鄭元周禮注

塞黜黑貌也

曰帷覆上也曰幕魏文帝愁霖賦曰元雲黜其四結崇基

之靈趾兮啟四塗之廣阼

崇基謂壇也於壇四面而為階也說文曰趾基也又曰阼

也主階沃野墳腴膏壤平砥

京師膏壤沃野千里毛詩曰

如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

激水虛賦曰遐阡繩直邇陌如

矢

史記曰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風俗通曰南北總牂

服於縹輓兮紺轅綴於黛耜

總牂帝耕之牛也說文曰

吳都賦又曰縹帛青色也轅輓犁轅輓也鄭元周禮

注曰鄭元禮記金儼儲駕於屨左兮侯萬乘之躬履儼然

注曰鄭元禮記金儼儲駕於屨左兮侯萬乘之躬履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說文曰儼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在於屨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蓄故曰儲駕也

儼然

旌瓊釵入縈雲罕晻藹載榮緒晉書曰雲罕車駕駟戟

曰縈聚也楚辭曰揚雲霓切蕭管嘲哢以啾嘈兮鼓鞞

隱以砢磔韻篇曰見上文楚辭曰鷓鴣嘲哢而悲鳴蒼

掌鞞鄭元曰擊鞞以和樂字林曰鞞小鼓也鞞與鞞同

步迷切砢與鞞音義同火宏切字書曰砢大鞞也鞞與鞞同

萌切砢大鞞也鞞與鞞同筍簾疑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籟

藉田震震盛也郭璞爾雅注曰闐闐羣行聲也東觀漢

蟬冤頰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賦千千碧貌魏都似夜

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靈

壇撫御耦降謂臨幸也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

而巳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元曰耜也坻場染屨洪

廣五寸二耜為耦王逸楚辭注曰耜也坻場染屨洪

縻在手方言曰坻場也推而舍庶人終畝一推已見上文國語曰王耕

推而舍庶人終畝一推已見上文國語曰王耕

或九禮記曰帝藉三公推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裔

還以交集士女頌斌而成戾之雜還衆多貌也頌斌相雜

被褐振裾垂髻總髮老子曰振整被褐而懷玉杜預左氏傳

爾雅曰被謂之裾郭璞曰髻髮也大聊切被音劫魏志毛玠

曰臣垂髻執簡埤蒼曰髻髮也大聊切被音劫魏志毛玠

晏毛萇曰總躡踵側肩倚裳連襪說文曰躡追也躡其

類曰踵足根也史記馮驩曰夫朝趨市者側肩爭門而

入賈逵國語注曰從後牽曰倚方言曰複襦江湖之間

或謂之簫襪郭璞方注曰袂袖也黃塵為之四合兮陽光為

之潛翳山陽公載天西都賦曰紅塵四合動容發音而觀

者莫不抃僂乎康衢謳吟乎聖世躍抃僂康衢已見上

文吾上壽王驃騎論功情欣樂於昏作兮慮盡力乎樹

曰遊童牧豎詠德謳吟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我

藝昏作已見西京賦草萊甚辟故其人盡力也周禮曰

正月之吉頒職事二曰樹藝靡誰督而常勤兮莫之課

鄭元毛詩箋曰藝猶樹也楚辭注曰課試也躬先勞以說

而自厲說文曰誰何也謂責問之也字書也躬先勞以說

使兮豈嚴刑而猛制之哉周易曰秦繁法嚴刑而天下

振不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益損益隨時理有常然周

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又曰隨時之義大矣哉高以下

晏子春秋曰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高以下

為基民以食為天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

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道以商為

本以貨為後而食為先也陸賈新語注曰治

本李奇漢書注曰本農也末賈也漢書詔曰

曰善者如始尚書大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

萬物之始人事之食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壹

刊費必以財力不本宜生

本以貨為後而食為先也陸賈新語注曰治

本李奇漢書注曰本農也末賈也漢書詔曰

曰善者如始尚書大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

萬物之始人事之食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壹

本以貨為後而食為先也陸賈新語注曰治

本李奇漢書注曰本農也末賈也漢書詔曰

秩水禮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食雖有凶旱無儲穡以虞

晏毛莨也 總躡踵側肩倚裳連襪 說文曰躡追也躡其

類曰踵足根也 史記馮驩曰夫朝趨市者側肩爭門而

入賈遠國語注曰從後牽曰倚方言曰複襦江湖之間

或謂之簫襪郭璞方注曰袂袖也 黃塵為之四合兮陽光為

之潛翳 山陽公載西都賦曰賈誦鳴鼓雷震 動容發音而觀

者莫不抃僂乎康衢謳吟乎聖世 躍抃僂康衢已見上

文吾丘壽王驃騎論功情欣樂於昏作兮慮盡力乎樹

曰遊童牧豎詠德謳吟 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我

藝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故其人盡力也 周禮曰

正月之吉頒職事二曰樹藝 靡誰督而常勤兮莫之課

而自厲 說文曰誰何也謂責問之也 字書躬先勞以說

使兮豈嚴刑而猛制之哉 周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振不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益損益隨時理有常然 周

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又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高以下

為基民以食為天 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

民以食 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 言治國之

末而農為本以貨為後而食為先也 陸賈新語注曰治

末者調其本李奇漢書注曰本農也末賈也 漢書詔曰

農天下之本始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禮記

曰善終者如始也尚書大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

萬物之始人事之食 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壹 國

本也故八政先食 禹別九州任土作貢管子曰士農工商

四民者國之正民也 孔安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

災徒望歲以自必也言無儲積以度荒災空自必望於歲

家也左氏傳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昭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

季之衰皆此物也昭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

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易曰君不顯已見東京賦周

懼也圖匱於豐防儉於逸言常節約以戒不虞故圖乏

逸也廣雅欽哉欽哉惟穀之卹尚書曰欽哉欽哉展三時

之宏務致倉廩於盈溢國語號文公曰三時務農一

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蔡邕月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

之要術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陛下親耕籍若乃廟祧

有事祝宗諏日廟祧已見西京賦禮記曰宗祝在廟鄭

后稷既為郊祀之酒則諏謀也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禮

其日應劭漢書注曰酒則諏謀也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禮

曰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儀禮曰孝孫某敢用

嘉薦鄭元曰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

又於是乎出左傳管仲曰爾

公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左

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左氏傳季梁奉粢盛謂其

時不害而人和年豐也鄭元周禮注曰登成也古人有

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天地之性人之所

由靈也孝經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

刊本 季梁或作良 奉 梁 或 作 良 奉 梁 或 作 良 奉 梁 或 作 良

信 梁 字 均 鈔 作 梁

國語號文 黍稷馨香旨酒嘉粟 左

災徒望歲以自必言無儲穡以度荒災空自必望於歲也崔寔四民月令曰十月五穀既登

家有儲穡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韋昭曰虞三度也左氏傳王曰余一人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也

季之衰皆此物也昭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幽王也

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易曰君子夕惕若厲爾雅

曰慄也圖匱於豐防儉於逸言常節約以戒不虞故圖乏者必於豐殷禦儉者在於奢

逸也廣雅曰儉也欽哉欽哉惟穀之卹尚書曰欽哉欽哉展三時

之宏務致倉廩於盈溢國語號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

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

之要術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此亦堯舜之用心也若乃廟桃

有事祝宗諏日元廟桃已見西京賦禮記曰宗祝在廟鄭

其日應劭漢書注曰酒則諏謀也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禮

曰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儀禮曰孝孫某敢用嘉薦鄭元曰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

有黍稷故以爲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左傳管仲曰爾

號云淖乃孝切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

祭不供無以縮酒周禮曰鬯人釀秬以爲酒又曰甸師

祭祀共蕭茅杜子春曰蕭香蒿也鄭元曰既薦然後燕

蕭合馨香茅以縮酒國語號文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左

公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杜預曰粟謹敬也

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杜預曰粟謹敬也

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左氏傳季梁奉粢盛謂其三

時不害而人和年豐也鄭元周禮注曰登成也古人有

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天地之性人之所

由靈也孝經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

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漢書曰人有生之最靈者也

繼之者鮮哉希矣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也知逮我皇晉實光斯道鄭元毛詩箋曰光明儀刑乎于

萬國愛敬盡于祖考毛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毛萇

親而德教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尚書大傳曰

以於百姓教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尚書大傳曰

千畝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

固本也西京賦曰勸穡於原陸論語孔子曰百姓足君

本語注曰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周易曰盛德此一

役也而二美具焉左氏傳謂藉田也二美謂能本而孝也

霸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文論語也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

采其茅茅即上甸師之所供者毛詩曰思大君戾止言

藉其農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魯侯戾止其農三推

萬方以祗禮記曰敬爾雅曰祗敬也耨我公田實及我

私鄭元周禮注曰耨耘也我簠斯盛我簋斯齊

禮記曰天子藉田以事天地及我私我倉如陵

我庾如坻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憶又曰曾孫之庾

念茲在茲永言孝思言念茲在茲毛詩曰永言孝思

人力普存祝史正辭左氏傳季梁曰上思利人也祝

肥膾謂人力神祇攸歆逸豫無期左氏傳楚子曰能歆

之普存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尚書王曰一人

毛詩曰爾公爾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侯逸豫無期

畋獵上

鄭元禮記注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馬融

曰取獸曰畋

子虛賦一首

善曰漢書曰相如遊梁乃作子虛賦後蜀人揚得意為狗監侍上

讀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乃召相

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以子虛虛言也為楚觀請為天子

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以風諫焉

司馬長卿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少好讀書少好讀書少好讀書少好讀書

文園令病卒

郭璞注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

司馬彪曰畋獵也善

曰家語曰孔子在齊齊侯出畋本畋罷子虛過妣烏有或云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非也先生張揖曰妣誇也丑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

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眾而僕對以雲夢之事

張揖曰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善曰廣雅曰可得僕謂附著於人然自卑之稱也夢莫諷切也

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郭璞曰濱

涯也列卒滿澤采網彌山郭璞曰彌覆也善掩兔麟鹿射

麋脚麟司馬彪曰麟轅也音羗韋昭曰脚謂持騫於鹽其脚也善曰鄭元毛詩箋曰掩者覆也

浦割鮮染輪張揖曰海水之厓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擣也切生肉擣車輪鹽而食之也善

曰擣搵也擣而切頓切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郭璞曰伐其功也善曰鄭元禮記注

緣切擣搵也擣而切頓切

曰矜自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

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僕下車對曰

郭璞曰下臣楚國之鄙人也廣雅曰鄙小也幸得宿衛十有餘

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善

覽於有無謂或有又馬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

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

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郭

曰特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

盤紆第鬱隆崇峯峯郭璞曰隆崇竦起岑峯參差日月

蔽虧張揖曰高山擁蔽日月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郭

璞

曰言相摻結而峻絕也善曰罷池陂陀下屬江河郭璞

曰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善曰罷池陂陀音婆陀音駝文穎曰南方無

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

陀之韻借也協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垺錫碧金銀張

曰丹丹沙也青青腹也赭赤土也堊白土也蘇林曰白

衆色炫耀照爛龍鱗郭璞曰如龍其石則赤玉玫瑰琳

璿昆吾張揖曰璿珠也璿者石之次玉者昆吾山名也

也郭璞曰璿玊璿玊名曰璿玊子曰璿玊之次玉者元厲黑

勒者如冰半有赤色硃硃皆石之次玉者硬石白

黑不分郭璞曰硬而究切善曰管子曰陰其東則有蕙

圃衡蘭芷若芎藭菖蒲張揖曰蕙園蕙草之圃也衡

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麝

蕪芷白芷也若杜若也司馬彪曰芎藭似藁本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蘭香草也芷若以下或有射干字非也

茝離蘼蕪諸柘巴苴張揖曰茝若以下或有射干字非也似蛇牀而香諸柘甘柘也郭璞曰

茝離似水薺文穎曰巴苴草切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

名一名巴蕉善曰苴子余切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

徒旦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其高燥則

生歲斨苞荔張揖曰歲馬藍也斨似燕麥也苞麓也荔

苞音包荔音薛莎青頰張揖曰薛藺蒿也莎蒿侯也青

隸麓皮表切其埤溼則生藏菘兼葭

音煩其埤溼則生藏菘兼葭郭璞曰藏菘草名中牛馬

曰埤音婢東牆彫胡張揖曰東牆實可蓮藕

菴音淹猶音猶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其西則

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郭璞曰波外發芙蓉菱華內隱

中揚州有之善曰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其西則

菴音淹猶音猶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其西則

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郭璞曰波外發芙蓉菱華內隱

鉅石白沙應劭曰芙蓉蓮花也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龜

蛇尾蛟狀有魚身而珠也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榿柟豫章

生北榿林也善曰尸子曰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桂

椒木蘭檠離朱楊郭璞曰木蘭皮辛可食張揖曰檠皮

柳也善曰有蓋山之國東有檀梨棗橘柚芬芳張揖

似梨而甘也棗也善曰說文曰棗似柿而小名

一也今其上則有鸛鷓孔鸞騰遠射干張揖曰孔鸞

遠獸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其下則有白虎元豹曼延

犴野郭璞曰似蠖而大獸似狸長百尋

之山其上有元豹郭璞曰黑豹也於是乎乃使刺諸之倫

手格此獸見善曰刺諸已楚王乃駕馴駁之駟張揖曰駟

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乘雕王之輿郭璞曰刻玉

靡魚湏之橈旃獸也張揖曰以魚須為旃柄驅逐曳明月之

珠旗張揖曰以明月珠絞飾旗也善曰孝經可以飾旗建

干將之雄戟者張揖曰干將所造也韓王劍師也雄戟已見吳都賦有

音巨左烏號之雕弓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

郭璞曰雕畫也右夏服之勁箭服虞日服盛箭器也夏

服故曰夏服也陽子驂乘熾阿為御張揖曰秦繆子伯

楚辭熾音熾善曰楚辭曰熾阿不御馬者見案節未舒即

陵狡獸司馬彪曰案節行得節未舒馬足未舒也狡獸

謂也楚蚤蚤麟距虛張揖曰蚤蚤青獸狀如馬距虛似

虛見人將來必負蟹以走二獸者非軼野馬轉陶駘張

性心愛歷也為得甘草而貴之故也北海內有獸狀如

曰軼過也野馬郭璞曰似馬而小頭也善曰軼轉言車之疾狀

過野馬及陶駘也軼音不音逃音塗不言乘遺風射游騏

爾遺風千里馬也呂氏春秋曰遺風之乘倏眇倩泐張

曰皆疾貌善曰倏式六切帥雷動焱至星流霆擊郭璞

歷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李奇曰射之巧也決於目眦善

洞胸達掖絕乎心繫張揖曰自左射之貫胸通右羈中

歷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李奇曰射之巧也決於目眦善

歷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李奇曰射之巧也決於目眦善

五口切繫音系五獲若雨獸揜草蔽地善曰言所在衆多

俱切毛萇詩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郭璞曰

得也節所仗信節也郭璞注曰弭案也覽乎陰林觀壯士之

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虺受詘郭璞曰虺疲極也劇司馬彪曰微虺遮其

倦者善曰受屈取其力郭璞注曰鄭武王夫人鄧曼也被阿錫揄紘

也於是鄭女曼姬楚武王夫人鄧曼也曼被阿錫揄紘

為裳也善曰徐步賦襃積褰縞紆徐委曲鬱撓谿谷張

似曰襃積簡諧也善曰襃必亦切縞則救切齒詐白切

粉裊裊揚施戌削郭璞曰粉裊裊皆衣長貌也張揖

善曰裊音非施也蜚織垂髻司馬彪曰織與燕尾皆婦人袿

衣之飾也蜚音非扶輿猗靡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

翕呬萃蔡張揖曰翕呬衣起張也萃蔡衣下靡蘭蕙上

拂羽蓋善曰垂鬢飛織飄揚上下錯翡翠之威蕤張揖

其羽毛以繆繞玉綏郭璞曰綏登車所執言手纏紘之

眇眇忽忽若神僊之髮髯郭璞曰言其容飾奇豔非於

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善曰說文曰獠獵也力笑切

隄韋昭曰嬰姍敦窳窳音先安切窳先忽切

射駿儀善曰方言曰揜取微矰出熾繳施善曰矰繳弋

射駿儀善曰方言曰揜取微矰出熾繳施善曰矰繳弋

射駿儀善曰方言曰揜取微矰出熾繳施善曰矰繳弋

白鵠連駕鵠善曰言既已白鵠雙鶴下元鶴加善曰雙

注爾雅曰下落也戰國策更羸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淮

南子注曰加制也列子曰蒲且子連雙鶴於青雲之上

我國策任辛曰黃鵠不知怠而後發游於清池郭璞曰

璞曰棖船舷樹旌於上張翠帷建羽蓋郭璞曰施之船

善曰棖依郭說棖音曳張翠帷建羽蓋郭璞曰紫貝紫質黑文也

羽蓋謂以翠罔瑋瑁鈎紫貝郭璞曰瑋瑁紫貝已見西京

賦擬金鼓郭璞曰金鼓鈦也音窗吹鳴籟張揖曰籟榜人歌

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聲流喝郭璞曰

善曰唱聲而歌者也善曰榜方孟切聲流喝郭璞曰

切嘶蘇奚切水蟲駭波鴻沸郭璞曰魚龜涌泉起奔揚

會郭璞曰暴溢激相鼓礪石相擊礪礪善曰礪若

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

文穎曰靈車按行騎就隊應劭曰按按次第也善曰服

鼓六面車按行騎就隊應劭曰按按次第也善曰服

郎內切纒乎淫淫般乎裔裔司馬彪曰纒音徒般音盤於是

楚王乃登雲陽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怕乎

無為憺乎自持郭璞曰養神氣也善曰老子曰我獨怕

怕靜也神女賦曰頰薄怒以自持憺善曰無為也廣雅曰憺

與澹同徒濫切怕與泊同蒲各切勺藥之和具而後

御之服虔曰具美也或曰歸藥調食也文穎曰五味之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焯自以為娛昭

鴛鴦刊本注作鴛鴦非是

後鈔作鴛

象鷁水鳥也揚旌棖張揖曰揚舉也析羽

此

三

文

三

白鵠連駕鵠善曰言既已白鵠也雙鶴下元鶴加善曰雙

注爾雅曰下落也戰國策更羸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淮

南子注曰加制也列子曰蒲且子連雙鶴於青雲之上

戰國策莊辛曰黃鵠不知怠而後發游於清池郭璞曰

射者修矰繳將加己也

浮文鷁張揖曰鷁水鳥也揚旌棹張揖曰揚舉也析羽

璞曰棹船也樹旌於上張翠帷建羽蓋郭璞曰善曰施之船

善曰棹依郭說棹音曳

賦郭璞曰翠蓋以翠罔瑋瑁鈎紫貝郭璞曰瑋瑁紫貝已見西京

吹鳴籟張揖曰籟籟也榜人歌郭璞曰

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聲流喝郭璞曰

長也主唱聲而歌者也善曰榜方孟切聲流喝郭璞曰

善曰蘇美切水蟲駭波鴻沸郭璞曰魚龜涌泉起奔揚

會郭璞曰善曰濞濞相鼓礪石相擊礪礪善曰礪礪力對切若

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

文穎曰靈車按行騎就隊應劭曰按按次第也善曰服

鼓六面鼓車按行騎就隊度左氏傳注曰隊部也行胡

郎內切纒乎淫淫般乎裔裔善曰纒音徒般音盤於是

楚王乃登雲陽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出雲之臺宋怕乎

無為憺乎自持郭璞曰養神氣也善曰老子曰我獨怕

怕靜也神女賦曰頰薄怒以自持憺善曰無為也廣雅曰憺

與澹同徒濫切怕與泊同蒲各切勺藥之和具而後

御之和服也晉灼曰美也或曰歸雁鳴鷁香稻鮮魚以為

白鵠連駕鵠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焯自以為娛昭

曰焯謂割鮮焯輪也郭璞曰焯
染也善曰將音齧焯七內切

臣竊觀之齊殆不如善
曰殆近也

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
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吾國

郭璞曰言有惠賜也
蘇秦曰今先生不遠千里而庭
教高誘曰不以千里之道為速

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
之眾與使者出畋

善曰家語曰越悉起境
內之士三千人助吳

乃欲戮力致
獲以娛左右

也善曰謙不斥言故云左右言使者左右
也善曰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并力

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
生之餘論也

張晏曰風烈已見上文先生謂子虛也
張晏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

今足
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

郭璞曰以奢
言淫樂而顯侈靡

郭璞曰顯明
也奢閭也

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
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

君惡傷私義

善曰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恐傷先王
之明有害足下之信義彰君惡害私義非楚

國之美彰君惡也害足下之信義彰君惡害私義也
本或云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者非也

二者無一可
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

文穎曰必見輕
於齊輕易於齊

也善曰使者失辭為輕於齊使
非其人為累於楚也累力瑞切

且齊東階鉅海南有琅
邪蘇林曰小洲曰階也累力瑞切

且齊東階鉅海南有琅
邪蘇林曰小洲曰階也累力瑞切

邪蘇林曰小洲曰階也累力瑞切

曰言為東界則右當為左字之誤也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善曰山海經曰青丘其徬徨乎海外善曰毛詩曰吞若雲夢者八九於

其胸中曾不蒂芥善曰蒂芥已見西京賦若乃儼瑰瑋異方殊

類郭璞曰儼儼猶非常也善曰廣雅曰瑰瑋琦玩也儼佗歷切珍怪鳥獸萬端麟

稱論高唐賦曰粹與萃同集也充物其中不可勝記禹

不能名張揖曰禹為堯司空辨九州名山別不能名高唐賦曰粹與萃同集也充物其中不可勝記禹

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廣雅曰契善計也善曰草木高為堯司徒敷五教率萬事應

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是以

王辭不復司馬彪曰復答也何為無以應哉

文選卷第七

Large, faint watermark or seal impression,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東洋" (Toyo) in a stylized font.

Small, illegible handwritten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Small, illegible handwritten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